

增補 史記評林

第十六冊

222.03
Si229Rd
RWI

~~222.03
RWI~~

16



222.03 ~~R74~~ 卅
Sizz9R0R8II



唐順之曰太史公
創史記列傳蓋以
載三代之事而為
體不同迨後兩漢
三國晉唐諸史
則第相祖襲而已
方苞曰本紀列
傳後皆有論惟伯
夷孟荀合傳與論
為一故無後論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索隱曰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
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
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三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敘迹全乖不宜同傳先賢
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今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云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外為列傳
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

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
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楊慎曰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
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為軒輊今以伯

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為一卷次以
老莊申韓為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又曰宋人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今試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
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

綜宏蕩極文之變而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
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本朝又有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柯維騏曰按太史公列傳序云末世爭利惟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
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晏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季耳無為自化清

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
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穀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
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
以韓非與商君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葛洪曰伯夷首列
傳以為善而無報

也
王整曰太史公伯
夷傳屈原傳時出

議論其亦自發其
感憤之意夫韓退

之何蕃傳亦倣此
意

補方世曰著首傳
伯夷之義言下隨

務光雖見於他說
而六經孔子所不

道無從考信也
李塗曰傳體前叙

事後議論獨韓退
之王承福傳敘事

議論相間頗有伯
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叙
事傳之變體也○

夷先言由光等
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
也。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詩今五篇又書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
中候今百篇之內見八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也尚書有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堯典舜典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書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曰舜禹皆典職事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索隱曰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
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曰

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道於中嶽潁水陽箕山之
九洲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
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乎游欲聞
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歎曰此山亦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

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
隱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曰說者謂諸子禠記也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且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下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哉故言

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然則太史公作傳原首伯夷其
莊周申不害特附載於老子韓非中耳唐開元穀昇老子申子為列傳首乃列老莊
於伯夷之前而申韓別為一傳今世所傳正義本是也司馬貞又
以韓非與商君列益紊亂矣今所論次悉依太史公之舊云

葛洪曰伯夷首列
傳以為善而無報

也
王整曰太史公伯
夷傳屈原傳時出

議論其亦自發其
感憤之意夫韓退

之何蕃傳亦倣此
意

補方世曰著首傳
伯夷之義言下隨

務光雖見於他說
而六經孔子所不

道無從考信也
李塗曰傳體前叙

事後議論獨韓退
之王承福傳敘事

議論相間頗有伯
夷傳之風

茅坤曰以議論叙
事傳之變體也○

夷先言由光等
因其有逃讓之說也明其不足信也○王慎中曰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

何以稱焉為不
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稱堯曰蓋楊暉東方朔見其文其上蓋有

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問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
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務

光負石自沈於
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略也蓋以由光義

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

不食周粟而餓死諸音諷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
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

怨詞也故
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

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
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

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
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
索隱曰

謂其年老歸就西伯也
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

羅大經曰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米糧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親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

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

唐順之曰叩馬之諫不經見而詳于太史氏天子止稱伯夷求仁得仁而歟夫既已遠避之而又諫伐之者既已助成其王業而又復諫止之皆疑于不類嘗思之而得其說矣夷之歸周

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馳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

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正義曰曹大家註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冷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

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在按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

采薇而食之○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及餓

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

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

適歸矣○索隱曰穰農虞夏救撲禪讓之道超忽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兮命之衰矣○索隱曰

耶非耶○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飲也謂不飲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餐也故曰

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曰跖與跖同並音之

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倣古號之盜跖肝人之肉○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

之陽膾入暴戾恣睢○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反劉氏

仰白日怒貌也言盜跖兇暴惡戾恣睢自目也○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皇覽曰盜跖冢

河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曰直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

音同按潼水名因為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曰拾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

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

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索隱曰謂若魯桓楚靈晉

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裹足高山之頂竄跡滄

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郭駱鮑焦等是也

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子行不由徑明之行

非公正不發憤

者之於權廢庶之 馮生各從其志也 至巖穴之士云云 繳束通篇大意照 管疾波世不稱之 語也以湮滅不稱 者為可悲則夷齊 得夫子名顯者為 可無怨明矣 茅坤曰論歸于正 子老子之言而繼 以此語言自聖賢 言之豈以若彼之 富貴逸樂為重若 此之困窮禍災為 輕蓋君子之所謂 重輕與俗異 董份曰妙處在難 列經傳較若出諸 已而縱橫變化莫 測其端尤特瓌詭 后入乃有收正伯 夷傳者繆矣 李廷機曰余讀 楊外菴評曰春秋

立名者

正義曰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

子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敵成盜且聚謀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于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蘇子由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 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

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 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

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不討賊稱久晉靈 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

黃震曰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蹠 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旨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詠

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又曰太史公載伯夷采薇之歌為之反覆嗟傷遺音 餘韻把挹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托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詞切然非伯夷怨

是用希之心也故後 世高其文而非其直

王直曰史記後孟子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有以補前聞之缺遺知子貢夷齊何人 之問孔子求仁得仁之對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專則天子不為

衛君之微意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此史遷多見先秦古書所以為 有功于世也又曰國謀立君而已逃去則必于山谷無人不可物色之所然後能絕

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然亦不久居于此踰月移時國人立君既定則可以出矣 惟其遜國俱逃事太卓絕故後世稱之指其所棲止之地曰此仁人之迹也夫是以

首陽之傳久而不泯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後見稱耶又曰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 臣毒痛四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乃欲害敢諫之士戕天下之父父生之命在左右

右與太公耳武王若罔聞之萬一扶去之手緩不及 用則是彼殺比干此殺夷齊其何以有辭于紂也

孫謙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滄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

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塚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知太伯 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

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首有讓國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 是以無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

悲其意略賦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 其未禱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 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

已就謂子 長愛奇哉

曰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由光 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餓草賦詩為怨者皆舟之水消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赤壁賦

步驟此傳信然○董份曰太史公言伯夷叔齊不能死怨惟得孔子言之故益顯若由光義至高而不少概見故 後世無聞焉是以砥行立名者必附青雲之士也此一篇大意若不如此則首尾似不相貫而引由光事少味矣

補方苞曰言人事無常天道難知即沒世之名亦有不可知者或有所附而彰顯或無所附而湮滅其窮於富 時而又無稱於後世者尤足悲也○按丹鉛摭錄云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

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趙恒曰伯夷叔齊雖美以下大意言夷齊以烈士徇名得夫子序列而名 益彰宜無怨也惟夫巖穴之士砥行立名如夷齊者后世不遇夫子而名不傳為可悲耳通篇委曲感嘆于

長益自許而自傷也趨舍有時言其所趨在此則所舍在彼趨富貴則舍令名趨令名則舍富貴若此類若伯夷 之類也正義所註似未明

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吳泰伯列傳首 伯夷貴讓也未嘗 不讓其研精史學 后讀太史公自序 曰泰伯避歷荆蠻 是適文武攸與古 公王迹闢廬絛條 實服荆楚夫差克 齊子香鴟夷信語 親越吳國既滅嘉 伯之讓作吳世家 第一乃知升菴之 論本此又讀朱子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名，地理志云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夷吾，姓之後，管嚴仲

之子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

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

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

齊，大夫似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正義曰：管子云相

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

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貪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

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見逐於君，鮑叔不

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走鮑叔，不以我為怯。

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走鮑叔，不以我為怯。

方苞曰：管仲事 迹見於其書及他 載籍者不可勝紀 故獨論其軼事

楊慎曰：自管仲至 王翦皆為左傳國 語國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傳縱 橫自得，非軌轍可 尋，蓋所謂神化者 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 段，俱有繳結首叙 管仲之出處，而以 致君之功結之，次 言受鮑叔之知，而 以天下多其知人 結之，又次言其致 伯之相略，而以所 以為謀者結之，而 一傳畢矣，亦傳之

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 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

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 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

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 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

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 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

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 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匡天下管

增屠隆曰綿綿之
 葛在於中野良工
 得之則綿絲不得
 則稿於土不得相
 知則沒世而文米
 不見管子信才賢
 微鮑叔則齊國一
 縶囚耳故仲所為
 鴻也鬱烈者皆叔
 有矣是以君子貴
 叔也余故高其義
 及幸賴時實為之
 立祠云

方苞曰管仲之
 功焜耀史籍於本
 傳叔列則贊矣其
 微時事則以稱鮑
 叔者見之此虛實
 詳略之法也
 凌約言曰前後述
 管仲自言凡兩見
 而敘事即在其中
 矣此太史公傳記
 一法也○茅坤曰以下並次鮑叔之賢容以形主之體○按考要云鮑叔之外也管仲舉上衽而哭之哀從者
 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歷道所以知己者答之且曰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王整曰此

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
 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
 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
 產成子孺孺產壯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
 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
 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
 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國東
 濱海也。通貨積財。
 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
 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略也。倉廩
 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虔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
 物有制度則六親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
 四維一
 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界而易行。正義曰言
 為政令卑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十餘世是言鮑叔
 而索隱所註似言
 管氏不知何故
 唐順之曰子鮑叔
 案

方苞曰其書不
 可多載故揭其指
 要

補方苞曰服如自
 服於土中之服謂
 行政也上所服行
 有制度則民心睦
 無輕議管子也當
 是時冠帶之國若
 布焉莫不以其曉
 雄策驚之氣爭長
 不下管子夾輔齊
 侯約東列國列國
 雷動而赴之計其
 所展布鴻塗蔚烈
 哉世人往往以器
 小嘗焉夫令管子
 當仲尼則器少令
 與後世人物等長
 較短何知耶後世

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正義曰
 輕重謂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
 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
 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
 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
 劇○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劫許
 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
 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索隱曰老子云將欲取之必固與
 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實也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
 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
 諡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於公室有三歸反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
 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正義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
 諡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機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

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耳令

身爲之何論匡合即群百夫麾蓋之

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嘗

也 補方苞曰其事人所共知故著其權

唐順之曰善因禍而爲福數句得神

子骨髓 茅坤曰按此一殷

摧碎管仲心 按下三事即因

禍爲福轉敗爲功所謂輕重權

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字

而管仲相桓之霸業俱見矣

柯維其曰管子順民從欲之論是矣而予之爲取則老子之術耳太史公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管仲殆然乎○按

說死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

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增修業行畏責及也

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

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觀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側

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曰懼休縛反註皇覽云晏子家在臨淄城南菑

水南桓公塚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山又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外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

管仲塚 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志獲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

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太蓋

以掩桓公非且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爲據

補方苞曰晏子之事亦人所共知故本傳不復叙列與管仲同而總論其爲人即於序次其顯名諸侯見之與管仲異此章法之變化也

補晏子春秋云仲尼曰靈公汗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莊晏子事之以宜武景公養晏子事之以恭儉

茅坤曰節儉力行一句道盡晏子唐順之曰虛語叙事歐公誌文多用此法

按順命謂直行也

補方苞曰於管仲

增補已巳平水

管晏列傳

三

二

一

官

去

或

或

或

或

傳叙鮑叔能知其賢於晏子傳舉其能知越石父及御者三歸反垢正與食不重肉不重帛反對觀此可知文之義法無微而不具也

揚慎曰晏子之事多矣而太史公詳載此有深意焉凌約言曰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一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記一法也

王維慎曰記脫石父子厄見好爽記御者見謙慎光緒曰春秋時伯宗每朝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他如敬姜齊姜皆女流而行君子然此猶其貴者耳至於御賢婦○揚慎曰贊管仲晏子前一段總說後一段議論却分說亦一格○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其闕略蓋本書所載與載之左傳國策史凡盛行于世者皆不論也○劉知幾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此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何歟○余有丁曰按此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又曰晏子之不討崔氏權不足也然亦非克亂之才故遷以無勇責之○

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索隱曰太史公

之義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眾乃實庶豈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柱史所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柯維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春秋列國大夫如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非與索行餓死者同乎哉

黃震曰今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方困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以察其心若鮑叔之于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行其政善因禍而為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字濟事不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于貪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誦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欲相孔子嬰賢沮之石父豈賢于孔子哉

鄙實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公之雖然必與公義所不得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舒雅曰執蓋之婦差其夫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蓋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生平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解左駮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激仰羨之詞其會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一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一 管晏列傳 四 巖谷 脩 同校 石川 鴻齋

Table with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for text or commentary.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曰珠韜玉機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

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周守

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曰大戴禮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為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

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於數人合傳者皆各有義法今合讀之尤見其奇此傳自莊子以下每入畧斷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補方苞曰老子列傳始詳其國邑鄉里姓氏字名諡爵職守終及其子孫雲初封爵時代居國益以世傳老子為神仙幻恠之流故詳之以見其不然也黃震曰按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于申韓豈不以申韓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

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

未之深察也茅坤曰太史公合

老莊申韓為一家而推老子為深遠

大較得之按老子清淨無

為本無事功可考太史公立傳

只據其語孔子之言與孔子贊

之語及令尹喜強之之語以

繫其平生而以莫知所終結之

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

莫知其然否正應莫知所終句

後隱君子句與自隱無名子將

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段則

據其苗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

學老子數句乃儒老不相能本

旨無為二句一篇之案却於未

後鑽之萬鈞筆力也此傳始終

變幻真猶龍哉余有丁曰按蓬累

而行謂積累蓬累若今之笠然

茅坤曰老子只欲結束自家一點性命虛無處

趙恒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儒者

垂世立教之大典而老子修道德無

為無不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故以為朽骨之陳言而譏夫子以

驕氣活志與多慾態色以為開非所問者其道異也

曰劉氏云蓬累猶扶持也累音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

隨也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也正義曰蓬沙積上轉蓬

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

蓬其狀若暗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暗蒿江東呼為斜蒿云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

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

正義曰姿態之容色與淫欲之志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

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

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

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

之衰迺遂去至關

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

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

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

關今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尤函谷關

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天也善內學星宿服精養德德行仁時

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迎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

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索隱曰列仙傳是劉

向所記物色而迎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

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

於蒙山之陽荒蕪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艾為食攀山播種五穀楚王

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

時云益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自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

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益或答疑辭

也世不的知故言益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云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

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益年三十也去平王五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

去平王二十一年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子大始之先起乎無

始不可稱載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一十九年

徐

曰實一

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

索隱曰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

霸王者出然與此傳離合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

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先物莫敢先請諡

曰教厥教在玄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也○正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

混元一氣夙秉靈

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索隱曰術即刑名法術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

是儲馮形為物乘

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

年韓昭侯之世兵

化無隅錐焉埋照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

向

遊世於虛玄德獨

韓非者正義曰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韓世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也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

上善閱惻群愚世

法術之學新序曰由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

而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無關尹執探其珠

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

不能道說而善

按隱君子句結篇號曰

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曰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以為不

上數段且與自韓子

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以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

韓王不能用於是

董份曰先綴數語

以贊老子亦變體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柯維騏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學未必知而其文自澹宕可愛○光緒曰邵子云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愚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

也

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

故也又言盜跖

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

言事之無可奈

交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何者雖聖人亦

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非常

未知之何漁父

令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

言事之不可強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

可強此言有無

故觀往古有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

為之理順理則

索隱曰又悲奸邪詭說

無為強則有為

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

也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

按空語無事實

十卷

即前所謂寓言

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有五也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

也

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

鋪方苞曰屬連也

說之難為說難書甚且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

書文字也莊子之

知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入主之心恐犯逆

文以已意連合二

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乃為難

字而不見他書者

又非吾敢橫失能

甚多所謂善屬書

也離麗也使辭與

事相附麗也

按此篇在其言

洗洋自恣以適

已處截上叙其

學下叙其事然

樞是以自隱無

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伏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

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橫孟及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說已之情

老莊申韓列傳

四

官

名為務脫不得此難是難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

其要本歸於老尚非極難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陳末射尊重之意實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

子之言一句意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正義曰前者

三說並未為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辯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聞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是難矣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

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為高情故遇卑賤必棄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

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

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入必欲厚利詐慕名高則陽收其說實疎遠之

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曰前入好利厚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

言而顯不叙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

者身危正義曰○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藉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

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以公無也韓子作則見忿然見忿勝於德也又若說不行而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攻

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也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是則以為間故身

必不為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本紀必欲衣錦東歸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止之

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已之事情乃為刺譏間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曰鬻音賣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說入主愛行人論其所憎主以為借已之資籍也

論其所憎正義曰

大略可見

茅坤曰敘事處炎

獨述非之說難一

篇可覽

○邵離子曰韓非

子為政于韓且十

年韓貴人死于法

者無完家於是韓

多曠官王謂公叔

曰寡人欲用人而

韓之群臣舉無足

官者若之何故公

叔對曰王知夫種

謝宗臣家園東郊

世業種樹之材

者松栢栢栢可以

為棟梁種之必三

五十年而後成其

下者為種柳栢栢

種之則生不過為

薪故以日計之則

棟梁之利緩而薪

之利速以歲計之

也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

論其所憎

增補

老莊申韓列傳

五二

官

或

當甲於韓國臣鄰之宴更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枯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

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謂情惡人主則以為嘗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藝而說者但徑捷省略其辭則以說者為無知而見屈辱也。○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迂誕文而無當。○順事陳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懼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人主之意則或怯懦而不盡事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詞多有鄙陋乃成倨傲侮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勢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正義曰前入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訕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入巧奪天致揣摩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則無以其難概之。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慘。○正義曰概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

王世貞曰夫子沒微言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諸篇極入巧奪天致揣摩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

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爲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喻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益推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補方苞曰不必有心泄其事而偶語及其所匿亦不免於危也。○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諂譎無所

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盡之難至此說之成爲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喻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句益推知難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意極淵深辭極富麗句極奇崛調極古雅自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嗟哉韓非竟死說難惜哉。○補方苞曰不必有心泄其事而偶語及其所匿亦不免於危也。○司馬光曰探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邪佞諂譎無所

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犬志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擯。○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此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亦無別。○悟言無所擊排。大忠說諫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露靈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爲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梅相和。○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爵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爲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百里奚爲虜。正義曰晉世家云虢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賂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汗也。正義曰汗音烏故反。庖虜是汗。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

增補 曰汗音烏故反。庖虜是汗。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

不至適足取笑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遇

補方苞曰極知盡知其事與心之隱也

按行即諫行言聽之行

余有丁曰此即所謂交淺而言深者也

補方苞曰也當作他如晉欲殺陸渾之戎而假於祭維是也

余有丁曰按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物以濟其私

余有丁曰按謂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疑以為借我而資彼

按多而久之謂厭其多而倦其久也

補方苞曰慮事周備而悲陳之也

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於同行者乎

補方苞曰大忠悟言皆謂所說之人也彼自以為甚忠信則應

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

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

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正義曰當當浪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

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

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

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

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

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

也

正義曰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

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

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

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

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

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益於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

之如鸞而辭無所

則無改其瑕隙

補方苞曰節當作

節謂直指是非以

匡飭君身也

按晉世家滅下

有虞虜二字

光緒曰韓子汗

也之下有今以

吾言為宰虜而

可以聽用而振

世十五字文氣

較順

增補已巳平水

何孟春曰鄭人非

不知用其臣之謀

也而關其臣以戮

非以其謀之忠戮

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後世何歎焉

邵實曰此其軍在彌子瑕无足論者若夫仁人則母病而駕也聞母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罪罪則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抑事君子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卒於于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礪胡革反用法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垂莊蒙栩栩申害卑卑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凶李斯

蘇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入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久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眇也老子八十一章嘗為之解其說如此○子聞之吾兄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徒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麤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其楚公子微服出公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子而實不謂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今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行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

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按此下方結出說難主意

茅坤曰斯以樂久非一節罪不可追矣

增李廷機曰後來李斯下獄欲自陳亦竟為趙高所沮此天道好還之理此商鞅坐舍人無驗者而卒以自殺何異

增補已下

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

八二

官

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教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入君據法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

黃震曰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于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去刑名固實壞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有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

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曰虛無體也因應用也因應者因而應之也司馬談論道家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又云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網也即史所論老子之說也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翁之必固張之將欲翁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

又曰按太史公自序云作老子韓非列傳其莊子申子特附載之耳凡世家列傳附載者極多如陳平世家附王陵如楚元王世家附趙王如張儀傳附陳軫犀首如樗里甘茂傳附耳羅如孟子荀卿傳附淳于髡慎到趨爽如廉頗藺相如傳附趙奢李牧如韓王信盧縮傳附陳豨如樊鄴傳附滕公灌嬰如傅靳傅周緜如張丞相傳附周昌任敖申屠嘉如酈生陸賈傳附朱楚如萬石張叔傳附衛綰直不疑周文如平津傳附主父偃如魏其武安傳附灌夫如曹劌讓傳附專諸荊軻其論贊或專

或廉無定體也

凌約言曰太史公作史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皆出于老子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水儒術而二子俱以名法顯竟以刻急自滅其身何大背其師說耶○揚慎曰此贊多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于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當矣○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條而歸之老子遷之論確矣而世乃議之曰先黃老焉何耶○歸有光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其奇自此以下每人界斷提頭必小司馬之謂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三終

巖谷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為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河也地理志云甄城縣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

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音即

將兵并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

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

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

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

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誓及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補歸有光曰簡明

勁直亦與事稱

茅坤曰列將傳以

兵法為案

蘇軾曰史記司馬

穰苴齊景公時人

也其事甚偉然戰

國策云司馬穰苴

為政者也潛王殺

之大臣不親則其

去景公遠矣太史

公取戰國策而作

史記當以戰國策

為信

其計中而不悟耳
 盧齊治曰齊景
 公時晉伐阿甄燕
 侵河上齊不能禦
 晏嬰乃薦穰苴為
 將直未出師以後
 期誅責人莊賈以
 君之使馳道斬其
 驂駟二國聞之各
 解圍遁去此所謂
 先聲以奪敵之氣
 不戰而屈人之兵
 幾神武矣由是景
 公寵之而齊國之
 兵民文武悉歸心
 於田氏蓋手足之
 疾愈而腹心之病
 不可救矣故予謂
 田氏之篡齊晏嬰
 與有罪焉穰苴齊
 之宗人田乞也
 唐順之曰此與孫
 子斬寵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賈之事漢
 以後不可行矣
 吳寬曰兩狗三軍則二軍無不用命遂可決勝于千里矣吳待燕晉聞風
 散師而後知勝哉直可謂知兵者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音赴仆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
 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
 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
 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袁枹音浮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
 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
 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
 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
 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徇者在左故也遣使者還
 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
 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正義曰此
 反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
 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亾封
 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
 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己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
 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
 債子豹亦債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
 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
 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曰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或疑之以左氏不
 載也按晏子云景
 公飲酒夜移於司
 馬穰苴之家前驅
 欵門曰君至穰苴
 介冑操戟立於門
 曰諸侯得微有兵
 乎大臣得微有叛
 者乎君何為非時
 而夜辱公曰酒醋
 之味金石之聲願
 與將軍樂之穰苴
 對曰夫亦薦席陳
 簋蓋者有人臣不
 敢與焉此事可入
 傳

按考要云和原
 號太公因原名
 因齊田敬仲世
 家云太公求為
 諸侯周天子許
 之十九年田和
 立為齊侯和卒
 子桓公午立桓
 公卒子威王因
 齊立此不云和

司馬穰苴列傳

為侯似闕也。楊慎曰少褒言溢美也。趙恒曰闕廓深遠以兵法之揖讓言言雖三代之兵亦未能竟其闕廓深遠之義也則司馬兵法闕廓深遠之文亦少褒矣言過其實也夫三代且然况穰直為區區小國行師何暇及其揖讓乎不揖讓便是詐謀齊威所論所擬非其倫也意如此

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褒若夫穰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舉薦穰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威蘇子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直執政者也潘王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直潘王之臣嘗為潘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四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以兵法見於吳王

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詐

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

各為隊長索隱曰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

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

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

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

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

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

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索隱曰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寡人已知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王王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首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臆與龐涓俱學兵法而贖以兵法為齊威王師及死龐涓顯當時傳後世者皆兵法也篇終結兵法

增補

平水

卷之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一

官

載

二字與首句相應
茅坤曰斬王之寵姬二人此與田穰苴斬莊賈同律
何大復曰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齊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願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
楊慎曰不願下觀蓋有憾牙殺二姬也
方苞曰楚之戰功吳起實專之吳則申胥華登之謀居多故傳中曰孫子與有力焉古人不苟於言如此孫武吳起論兵具有書圖問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武與有

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皮江反。涓，古玄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曰：今汴州。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九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郢三晉西伐秦以相起故則武與起之戰功不必言矣故以虛語總括而所載皆別事也孫臏在齊田忌客其再破魏兵皆田忌將故詳著其兵謀此虛實之義也
董份曰重射謂以重相射即下千金是也註非
王鑿曰孫子三駟之說可以施之射金而不可以施之軍旅抱鼓之間乃有欲祖之為陣法者何也
余有丁曰據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第，且也。重射，重射好射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二云質謂期非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劉氏云：控，總捲縮非也。批亢擣虛。○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也。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也。形格而勢自禁，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

王整曰攻其不備

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蹶音巨月反劉氏云蹶猶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水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龐涓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以齊為怯也日為減竈則可以誘其輕我之心而倍日併行以逐宿日併行以逐則旁多阻隘彼且不及寇而吾為伏以籠之矣

唐順之曰此并是將略中所稱藏于九天之上動于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勝者茅坤曰吳起傳本諸家之言而成文所以首尾無呼應處

方苞曰武與起之書世多有於傳論見之臆之書則無傳焉故於傳曰世傳其兵法唐順之曰借悉者語敘起事董份曰魯人惡之者必惡之于君也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水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龐涓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

不宜用魯君字
王世貞曰大史公著吳起殺妻求將事而韓非子亦云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命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合二說見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
王維楨曰善寫起所以得士之心
茅坤曰拍循者將之先與穰直同
董份曰述此便見起能使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克謂起貪而好色而此言其廉平又云節廉

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實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又才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豈其性本貪而因欲立功名故自矯勉耶
按此段本戰國策而文法少異
王世貞曰余將適齊渡清河抵太行始入太行亦不甚險惡昇夫魚貫而上久之以為絕頂矣乃復有山障之愈上愈不窮至碗子城為豫分界兩山相對數百丈巨壑陡絕無底中為磴道石梁如玉雪意吳起所謂五孟門右太行者即此兩山相對者也信險哉姑記之
按此與文侯時李克翟璜論相同律

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

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行經其南。修

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

按太史公只以於是二句收拾上文僕言一段毫無滲漏何等筆力
茅坤曰起之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公戰之略惜哉
按吳起在衛則鄉黨謗之事魯則魯君疑之將魏則公叔害之相楚則貴戚射刺之豈其所遭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禁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

然哉觀太史公首著其殺妻一節與魯人惡起者言則起猜忍之性所如不合不足怪也

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黃震曰按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雖洞明矣然不能蚤救惠子被刑具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凶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二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惠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凶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十二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別孫臏胸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按孫臏正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也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五 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伍子胥列傳第六

茅坤曰伍胥傳凡二千言而串如足

又曰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

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

按此傳事蹟盡出左傳而文法少異

余有丁曰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父伍參乃事莊王奢其孫也

王世貞曰伍員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員勇

勝智蓋智勝勇

其禍所由成者衆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

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

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無

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

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

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

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無忌一日。平王卒。而太子立。殺

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

建守城父。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

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

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

宋 坤曰伍奢此諫與無忌相反宜千其取禍也要之無忌罪不容誅於伍奢乎何過

邵寶曰伍尚之就死正也晉之逃生權也雖然晉豈真知權哉晉而知權則必假力強國問罪于楚遂不當立者取譏臣無忌戮之于市乃退而耕焉可也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忍言者仇一人而戍一國此申包胥所謂以其也晉豈真知權哉

傳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太子語以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馬之姓名也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矣忍詢音火詬反○索隱曰鄒氏作詬詬罵也音迨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

雖然為尚也易為晉也難

凌約言曰傳子胥不念郢也故一傳中叙夫差復父仇也雖伯嚭亦復祖仇也申包胥復君仇也越王復已仇也白公復父仇也此叙事之微也

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晉為遠反○索隱曰劉氏貫音嚮又音古患反謂滿張弓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米

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

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

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

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皋梁氏俱蠶兩女

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

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繁羸姓之國居巢亦國也蔡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

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

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

索隱曰左傳謂專諸諸

退而與太子建之

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

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

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

茅坤曰子胥入吳日久不事吳王僚而退耕于野以僚不足與也然方公子光之未弑吳王也何不引身為公子光書臣而特進專諸蓋其國方內亂事未可知也接不曰勝而曰太子建之子勝不曰秦女而曰奪太子建秦女此書法也不厭

其詳

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

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

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

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

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

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

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

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

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

駟案六古國阜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

五年伐越

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

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

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

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

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

索隱曰夫音亡賚反

王不聽遂以其

余有丁曰按左傳卻宛為楚左尹杜註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

表黃曰子胥父子以無罪為戮於

楚員奔吳說王僚

伐楚不果從知公

子光有異志乃以

專諸進光光密之

員退耕於野待專

諸之事蓋以吳市

光也專諸弑僚光

代立為王德員舉

國委之遂伐楚入

郢鞭平王之屍予

謂員己之志則剛

矣其如吳王僚何夫佐其臣弑其君以報爾君之殺而父何不怒之甚也禮無毀人以自成

出員之毀人亦大矣使僚有子如員之屍將能免乎是鼻刃之道也惡得賢

某坤曰聯其警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屈

補方苞曰鄧小國楚滅而邑之封曼成然楚邑長皆偕稱公春秋傳諸侯縣公皆實寡人是也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此報子也

邵寶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議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

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嗣案子常公孫宅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

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

郢昭王出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秦走向也郢古之郢國鄭公弟

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

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

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

人上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

之亾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

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申包胥亾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今子

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修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

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

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誓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實无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鞭平王尸其已甚哉

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爲申包胥戰國策以爲楚冒勃蘇此非二人戰國策之誤也

補方苞曰荆蠻吳越更疆齊晉伯統並絕惜魯用孔子而不終也

茅坤曰伍子胥之入吳也以報父仇一番事業已了故特著一揆案

施之索隱曰到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入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

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

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

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駟案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亾歸自立為王

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

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

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音若○索隱曰今關當是時吳以伍子

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

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曰姑蘇當作檣

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檣李傷將指卒於溼是也解在吳世家

軍卻闔廬病創將死創音楚良反謂太子夫差曰

按越絕書云詔為入覽開辨見目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用之伐楚有大功還吳王以為太宰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箴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屠隆曰連下吳王不聽句為眼目

陳沂曰與謀國事以子胥之謀益疏子胥之謀此三謀字相呼應

王維楨曰伍員借吳力得報父仇故

○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

○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

○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

○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棟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

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詔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音椒○索隱曰又如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厚幣遺吳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棟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太宰詔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詔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詔太宰

盡忠謀如此

楊循吉曰出謀臣于外太宰詔以計疏遠之而陰欲以罪誅之也

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

茅坤曰獨恨胥有此一著以之賈譏而禍其身

徐禎卿曰言譏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王整曰賊臣乘間以譏賢者

詔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詔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詔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令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索隱曰復音皮通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

增李東陽曰數句連用我字若字文法奇崛與張儀激楚相語同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昵親也其始交闔廬以道故由其謀今于嗣君已不食言見進則讒者勝國无可救者于是為去之可也出則以擊累于入而又入以即死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負者果勇士也歟

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鏤音錄于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正義曰幾音祈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凶也左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凶乎而扶吾眼索隱曰扶音烏死反扶亦決也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鱣門謂鱣門也今名對門鱣音普姑反鱣音覆浮反越軍開示浦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正義曰盛音成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檣音古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前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南今廟見在

表區區入郢已覆楚浮江終報吳感激千載下以為壯士模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遂道縣東南○正義曰橐臯故縣在廬州巢縣西北五十六里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案結前後九年

朱翌曰勾踐誅伯嚭以不忠于君高祖斬丁公以狗不忠于王此二事可以為賣國者之戒按此下并叙太子建之子勝遺事了前案

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正義曰紀鼻二音伍子胥初所與俱匹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于高沈諸梁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曰鄢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五里與張信白亭相近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信南四十里又有白亭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

歸楚二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

凌約言曰白公為父報仇石乞為主蓋忠其于子胥皆類例也太史公附此一段正以例見子胥之長耳

茅坤曰古之死士風旨若此

王維慎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按子胥以忍成

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

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礮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之曰

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基於

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

石乞從者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文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

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出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

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而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

山而縊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

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

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

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

功白公不忍故敗

趙恒曰周禮人而義者令勿仇

故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伍胥父

兄為僂於楚而非其罪故曰怨毒言

殺人而非義也故以辱若從奢死為

不義而以能隱忍以為復仇之志為

烈丈夫也白公勝所處乃全列既殺

子西乃聽石乞之計而自立為王是

篡也則其功謀亦不足道矣白公自立見楚世家

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殞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

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

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讒人因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負獨忍詎志復寇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恥扶眼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被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直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王安石曰予觀子胥出死凶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

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中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父子又曷可少耶

程敏政曰必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廢廢而禹與是也以無過之父而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子胥復讐是也處變之定理

蓋不易此而蘇子乃譏逆天傷義不亦過乎昔王哀以父死非命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朱子取之而載於小學之書以實父子之倫則員固朱子所不棄者然

予尤有憾焉使員當入郢之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之爵祿而退處於深山隱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辜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反以讒見禍於

他人之手也

黃省曾曰書云撫我則讐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下王殺之則平王乃胥之讐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讐非鞭其君也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

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服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讐付之胥也是雙雙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

也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警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警楚也孰謂鞭尸之過矣哉

何孟春曰子胥掘平王墓鞭其尸又警報矣故楚太子建子胥父子皆事之固嘗以為君矣鄭殺其君而子胥不一問彼豈其勢之不可耶則伐楚之師威蓋乎遐邇子胥誠當此時及旃而西鼓其伐楚之師而為問鄭之舉則我於君父之讐可脫腕而兩報之矣而何子胥其不此計也張良之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子嬰誅而成王立則復辭漢而歸韓萬世之下稱其有不念故主之義而功名次之子胥能是則可以寒宰嚭之口都屬鏖之劍於夫差之世矣豈但申包胥之無辭而秦哀王之不如兵哉子胥既死建之子勝欲伐鄭而不克殺令尹子西而遂大亂卒之自刎山林棄骸無掩痛哉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六終

巖谷修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皆異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子貢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馬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正義音癖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柴也愚何晏曰愚愚直之愚由也

嗇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嗇○正義曰嗇音昨○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轉言其誤也○正義音岸回也屢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

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

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

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

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

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益柳下惠之行銅鞮伯華

增補史記評林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一
鳳文館藏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一
鳳文館藏

作懸置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從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也與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訛耳論語釋文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榮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以續為續其為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羊之絮無申崇之慾是以振為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振今圖有黨無振是以黨為振也唐宋加封申黨申振俱列從祀一人而為二人薛邦之為鄭國姓氏猶頗相遠二申猶

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為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竝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衛將軍黨孔子稱祈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專君不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名屬上黨○正義曰錡丁奚反按銅鞮潞州縣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成妙反顏淵問行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索隱曰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張引之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在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單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

二十九髮盡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

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

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

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

也夫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

增補已巳平木

仲尼弟子列傳 二

二琴也不死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不已漢乎臣乞令

日補增縣壹爵號列諸從祀而刑除所重祀者著于今

式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

子遂伯玉孔子之所嚴事不當在弟子之列此則不容一日不正者疏上覆

下禮部議今摘附于此至嘉靖中我世宋肅皇帝從輔

臣之議果存振去黨而公伯寮秦冉顏何俱罷從祀遂

伯玉林放各祀於其鄉一如何氏議焉程學士亦有

具經世宏祠中蘇軾曰昔孔子以

筆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增

人之細事何哉蘇

子曰古之觀人也

必于其小焉觀之

其大者容有偽焉

人能碎千金之璧

不能無失聲于破

金能搏猛虎不能

無變色于蜂蠆孰

知草食瓢飲不為

哲人之大事乎

論語孔註釋作

釋

增死委餘篇云述

異記言曲阜古城

有顏回墓墓上石

楠樹二株大可二

四十圍土人云二

回手植之木按顏

淵死僅年三十二

貧不能葬門人厚

葬之豈有預營塚

墓手植墓樹之理

增茅坤曰冉伯牛

野人去臨浴五百

里嘗事孔子終身

不仕浴之人何以

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之治仲弓

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

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復問子路

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子曰行之子

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身

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仲由字子路下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下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

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犴豚冠以雄雞佩以犴豚二物陵暴

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

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

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止顧

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索隱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孔安國曰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馬融曰升我堂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

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

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夫索

曰蒲衛邑子路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文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

增補已巳平水 卷六十七 仲弓弟子列傳 三

豈者矣。論語孔註無故曰二字。王維慎曰子華怪之二句則不及論語矣。

按論衡云世稱子路無恆之庸人未入聖門時戴維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尾奮豚揚唇吻之音聽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闢導庸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列在四科斯益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何孟春曰勇者不難死而勇于義者能處死于路推衛難結纓而死夫子

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匹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曰。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孔悝家。悝母伯姬劫悝於蒯。蒯與之盟而立蒯賸。非悝本心自作亂也。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賸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

嘗言由不得其死。然而子路之節如。是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由寔兩得之。噫。由之勇天資也。其勇于義。一力之所至也。而議者猶貶其死為過。豈何哉。

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子貢為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柞櫟之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隳墻面。不可絜也。王肅曰。絜。潔也。一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予我田闕。爭罷。

李廷機曰。史記孔悝之難。賸賸懼。乃下石乞壺。擊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結纓而死。據論語。隱義。壺。一曰。狐。以詐墜子路。折股。畏其目光不敢前。曰。請覆子之目。子路以衣袂掩目。遂殺之。又師覺後。孝子。崔欲報父讐。殺孤。厲告於夫子。夫子曰。行矣。厲知之。不備。須後。且以蒲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

弓木戰與子崔戰而死然則狐登蓋悔其詐殺子路而以死成子崔之孝者也事固不可信然亦足以少雪覆醢之辱矣
柯維騏曰按闕止有寵于簡公為田常所殺闕止字子我左氏傳載闕止又稱子我故記者誤以為宰我也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于二世曰田常為齊簡公臣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于庭遂弑簡公斯去宰于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于之死仇牧之類也司馬遷遂証以作亂作亂本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五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詔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不然幾厚証賢者索隱知其非而又曲為闕止子我之辨亦紆曲矣不若是証之明也
茅坤曰子貢抹魯一事必當時傾謀之臣為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詎可觀覽焉
王安石曰予讀史所載子貢事乃與夫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于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徒譽者或過其實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曰公孫龍也
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池索隱曰越絕書其池字作淺
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

毀者或損其真子
貢雖好辨詎至于
此耶亦所謂毀損
其真者哉
何孟春曰按韓
非子曰齊將攻魯
魯侯使子貢說之
齊人曰子言非不
辨吾所欲者地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
兵伐魯夫子貢使
齊或有之未嘗之
吳之越之晉也且
子貢以言語稱孔
子謂其言而中多
言而已何至若是
果若是則子貢乃
真口舌之人便覆
之徒何以爲子貢
李東陽曰兩用
名實字宛是戰國
氣質

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王制齊者唯君也田
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
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
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
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亾魯實困疆齊智者
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
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亾繼絕爲
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
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
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
惡猶畏

按家語越絕書
吳越春秋並載
此語蘇代說燕
王喻語與此同
見戰國策
光緒曰余讀神
尼弟子列傳獨
惜其以說客目
子貢屢欲捃拾
諸書稍雅馴者
以補傳而去其
說吳越者尚未
能也今爲詮次
一二于左其傳
曰端木賜衛人
字子貢少穎悟
孔子常器之其
博聞淵識具魯

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
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
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
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
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
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
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
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
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
竝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
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結堯
反其志王肅曰激
射其志重
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
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

論語中管適吳見太宰語太宰語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及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語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天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語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適楚東郭子惠問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學多枉

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虛音墟莽音莫明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

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鵙嘒嘒有漙者淵漙漙深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其敏慧大率類是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譽衛卒終于齊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

茅坤曰子覽太史公次子貢說吳伐齊救魯止越之言滾滾如萬丈洪濤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矣

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左傳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二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

補方苞曰春秋時郡小於縣定二年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此日發九郡兵則秦漢以後人之所設

時轉貨貨廢舉謂停財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財值貴即逐時轉貨貨取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貨收賤也喜揚入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一

仲尼弟子列傳

七

鳳文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六十一

七

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

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何晏曰莞爾小笑貌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言治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

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道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十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温國十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

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二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

曰禮後乎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問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

矣包氏曰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

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

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曰在河東

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河漢因為西河郡

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崖光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

卜商神祠今見在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者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

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顧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

問于祿鄭玄曰于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因問

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

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

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

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野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光緒曰家語云卜商嘗逐魯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

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

者問諸晉史

果曰己亥於是

衛以子夏為聖

魏文侯師事之

而諮國政焉

論文夫達下有也宗

李觀曰或曰仲尼區別四科曾參不及者何也予對之曰此仲尼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使曾參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曾參之孝不後于冉伯牛仲弓也必矣

曾完委餘篇云夫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貌衰也及觀李龍眠

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孔子曰

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接人也接人假仁者之色在國及家必聞

必聞馬融曰僕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

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北里注水

羽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

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南游至

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澹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子賤

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

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宋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

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子思曰克伐怨

增補史記平本

卷之二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九

鳳文館藏

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極毅比季路更甚則所謂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室及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貌武而行儒耳且考水經註所稱子羽斬蛟事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王世貞曰宓子賤治單父而臘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之也

力者勞任

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與此不同

人所謂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亾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治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

紲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治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括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問孔子曰羿

善射。暴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相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暴。暴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曰羿音詣盪太浪反。俱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

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安

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自珪

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

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歲。音。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歲曰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月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案包氏曰暮春者

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爾歎曰

吾與歲也。周氏曰善哉。顏無繇。音遙。正義。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

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

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棹。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日鯉孔

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增補史記平水

仲尼弟子列傳

十

鳳文館

光緒日家語會

哲疾時俗禮教不行欲修之孔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論語馬註人忌下無也字忌下有小怨二字

子善之而記載

季武子之喪也

曾點倚其門而

歌若是乎敗禮

甚矣何修之有

孔子善之未聞

孔子善點之修

禮也

光緒曰按此則

易之傳有自來

矣或謂秦焚書

時以易為卜筮

家獨存者恐未

然也

光緒曰按禮弓

云成人有其兄

死而不為衰者

聞子羔將為成

宰遂為成人

曰魯則績而饗

有匡范則冠而

蟬有綏兄則死

而子羔為之哀

即此可見子羔

之美質矣抑亦

在變化氣質之

商瞿

楚人馭

傳江東人矯

家豎

王子中同

高柴

業孔子

孔子曰賊

焉何必讀書

漆彫開

正義曰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徐廣曰音臂子弘

音自移反子庸疵

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正義曰齊人田子莊何

正義曰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

正義曰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

包氏曰子羔學未熟習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後平

論語孔註譜作

斯之未能信

公伯僚字子周

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言也

得無訛乎

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

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孔子說

馬融曰魯人公伯僚是讒怨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鄭玄曰吾勢力猶能肆諸市朝之誅僚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

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正義曰齊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

論語孔註情實 間有情字

註負子之器論 語包註作負者 以器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

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

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信可覆故曰近義

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

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

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俛滂沱矣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

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長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

論語何註可下有反字 劉知幾曰孔門弟子聖人品藻已詳門徒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于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沒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矣 楊慎曰月宿畢不雨他書有明言其

故者此不取之益妙處正在不說破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其立為師此都魯間野人語耳

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對遇大畜良之二世九一甲寅木為世六五丙子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丙象艮丙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丙象是本子一民變為二醜二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故也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

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曰庾冉子

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二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

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

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

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可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以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祗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曰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自

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

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遼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列有琴牢陳亢縣曹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曰句音鈞

秦祖字子南。鄭玄曰秦人

光緒曰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

按此一段結上起下

門字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

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註云顏

商魯有力人疑即此人與

按徒父字子有

漆雕哆音赤者及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鄭玄曰秦人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子選。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曰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二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

縣直三人

公夏首字子乘。鄭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正義曰衛人

正義註已出上公孫龍下可刪

公堅定字子中。鄭玄曰魯人

顏祖字襄。正義曰魯人

鄒苦堯反單音善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句作勾。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鄭玄曰楚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正義曰魯人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正義曰縣音玄。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光緒曰家語云秦商魯人字丕慈鄭玄曰楚人字子丕愚按不慈當作丕茲左傳孟氏之臣秦董父嘗御重如偃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則此人也作魯人為是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怕。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曰魯人

廉絜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送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欽。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欽文翁圖作國選益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光緒曰按索隱曰家語云云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

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闕鄉其能就列秀士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祖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蘇子古史曰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于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眾弟子之辨○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所許也○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叛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闕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闕止弑簡公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孔門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

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其慮嘗曾不若召獲悲夫○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既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刑政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起此子夏所謂誣也○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則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與子貢異矣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哲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患有小人之患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謂樊遲小人也○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多矣○孔子弟子高第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一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并錄之凡七十九人云

范仲淹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不願仕蓋顯于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怨何哉君子之道克己加乎人窮與達一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高貴弗辱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

言黑... 廣文館藏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七終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

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索隱曰公叔氏座名也座音在戈反為中

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非自秦也周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

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榮後從大梁而稱梁也曰公叔病有如不可

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御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

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

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

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

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

按太史公首言鞅好刑名之學則鞅所以說君而君說者刑名也故通篇以法字作骨曰鞅欲變法曰卒定變法之今日於是太子犯法曰將法太子而終之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血脉何等貫串

增補史記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鳳文館藏

之術始能帝秦卒能凶秦使用之于魏其術猶是也孟

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王乎故吾以疆國之術說君索隱曰音君大說之耳然亦

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

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

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

以迂濶久遠之舉使秦王之心厭以益堅其用伯之志見伯之效速耳

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

法。徐中行曰及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

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徐中行曰及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徐中行曰及覆論難俱以不可不為綱領。

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收司連坐。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惟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

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秦自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秦自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秦自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秦自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從於是行不測之賞誘之于先不用不測之刑驅之于後移其耳目奪其心志然後驅之戰鬪則死敵驅之弑父與君則不敢違歟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問言皆徒木之所致也增宛委餘篇曰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今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乃令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董汾曰既云作為又云築何也恐有

疆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記也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左故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安邑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攻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

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九年秦衛鞅伐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沐州浚儀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曰於商一縣名在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臯得與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悅與音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字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虞舜有言曰自昇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

王維楨曰前言十年總商君始終地後言五年以行法之日為始也光緒曰誘般滅蔡春秋誅楚子之譏而大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蓋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商鞅以是給魏將而綱目大書曰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誘之一字其詞嚴矣秦楚雖諱能逃聖人一字之誅哉王維楨曰此十年即前十年也註三邑恐二邑之訛

王整曰趙良說商君皆正言

增補史記評林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四 二賦文 官 載

陳寔曰及聽之謂
聰內視之謂明自
勝之謂強反聽內
視者反已視省之
謂自勝云者內有
以克乎已私則天
理勝乎人偽自能
剛而立也索隱謂
守謙敬而人自伏
雖與下文自卑之
言合然恐非本義
也

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
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其闕營如魯衛矣。予觀我治
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正義曰以殷紂比商
君若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
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
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半。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
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
之君。索隱曰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詳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
章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

田汝成曰歷語五
殺大夫之德俱本
虞舜有言自卑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
應商君本傳又一
一及五殺大夫
唐順之曰峻刑數
事明與五殺大夫
施德相反
化之理命出於口
而教型於身故化
民也深而民之效
之也捷
○唐惟修曰一種
鼠見人則交其前
足而拱謂之禮鼠
亦或謂之拱鼠
唐順之曰出盛車
從明與五殺大夫
行守國中相反

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正義曰音體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梓。鄭玄曰相謂送梓聲以音聲自勸也此
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
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
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令也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華易君命也
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遘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
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
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齊屈盧之勁矛于將之雄戟○索隱曰關亦作鉞同所及反鄒誕音此膈反秦音遠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謂之鈐釋名

云戰格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特德者昌。恃功者凶。索隱曰：此是周書之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

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灌園於

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

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效。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

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所以將收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臣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

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

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

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

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首。秦走向也。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鄭縣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

之所封。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徐廣曰：黽或作彭。索隱曰：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去鄭二百里。蓋秦兵至鄭。破商邑兵。而商君東走。至黽。乃擒殺之。秦惠王車裂商君

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索隱曰：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列。跡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恤誠也。

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祖詐則初。為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

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諸國。而西。北。收。上。郡。國。富。兵。糧。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朝。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皆。仲。舅。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冷。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

之。故。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劉鳳曰：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

黃震曰：按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凶。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哉。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耳。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於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於是矣乎。

曾補曰：日平木

商君列傳

六

二

官

載

文

官

載

日以與韓則徒託
之空言而已嗚呼
亦其遇不遇耶

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諭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帶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況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奔灰於道者被刑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藉音胖字合作胖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武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奔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

蘇子古史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魯人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鞅欺公子印以取魏河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為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獄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為收祭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為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為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八終

巖谷修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齊

